

董子竹妙解
儒释道经典

庄子真境界

下

董子竹著



董子竹妙解
儒释道经典

庄子真境界

下

董子竹 著



庄子真境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庄子真境界：全3册 / 董子竹 著.

—武汉：崇文书局，2016.10

ISBN 978-7-5403-4184-8

I. ①庄…

II. ①董…

III. ①道家 ②《庄子》—研究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6374 号

出品人 韩 敏

项目统筹 梅文辉 (mwh902@163.com)

责任编辑 梅文辉 刘 丹

封面设计 甘淑媛

动态排版 贺 天 (bxlzbtpap@163.com)

责任印制 田伟根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 话 (027)87393855 邮政编码：430070

印 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9

插 页 5

字 数 8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6.00 元 (全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作品之出版权(含电子版)、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律顾问:吴建宝律师工作室

目 录

总 序

怎样读《庄子》	1
---------------	---

逍遥游	11
-----------	----

“智慧大海”自流而出的《庄子》	11
-----------------------	----

我自逍遥向天笑	23
---------------	----

人，永远是卓然独立的	30
------------------	----

天地宇宙皆无“我”	40
-----------------	----

生命定会大升华	47
---------------	----

齐物论	56
-----------	----

当我找不到“我”的时候	56
-------------------	----

谁是真主宰？	61
--------------	----

人，不要活在“分别”中	64
-------------------	----

一切莫若“自明”	71
----------------	----

你不分别，它就来了	77
-----------------	----

不问安于何处，只问被什么勾引了	86
-----------------------	----

无心可洗，求个恍惚	94
-----------------	----

养生主	98
解牛就是解“知”的“死结”	98
“三见”不除，滴水难消	114
人间世	124
成就自我“心斋”的运动	124
在本无内外中应对外部世界	139
在“游刃有余”中体认“心斋”	150
打得念头死，保尔法身活	154
德充符	166
一切外相无非是天德	166
万物并作各复其根	176
人人早已“德充符”	184
“德充符”的各种境界	192
大宗师	201
一切皆是“天”所为	201
生命全体是“真人”	208
归归一，还是归一	216
道，就是我们自己	222
道，是形而上，也是形而下	239
道，吾将上下而求索	245
以“大宗”为师，萧然无系	251
不要堕入假逍遥	258
再说相忘于江湖	264

人人身上都有个“大宗师”	269
应帝王	280
莫在“心”外“应帝王”	280
“明王之治”是应帝王的纲	287
人，只能是一个混沌	292
骈拇	301
“骈拇枝指”未必多余	301
能死也要能活	312
今日人类的“仁”与“义”	318
马蹄	326
一切都是生命觉悟的过程	326
胠箠	338
任何观念性的东西都是障碍	338
在宥	353
顺应天道即为“觉悟”	353
“意识”是个狡猾大魔头	361
再说如何建立“心斋”	380

天地	391
“体道”，生命认知的纲纪	391
无心自得天心	404
意识中没有真智慧	418
天道	441
不要在佛头着粪	441
天运	453
天运一切，无非法音宣流变化	453
观法音宣流中见觉悟实相	465
刻意	477
画虎而类猫	477
缮性	481
牢笼中的恬淡仍是死人	481
秋水	491
又是一篇“逍遥游”	491
莫以成败论英雄	514
永远不要丢了自我	523

至乐	526
明心，不要错认了定盘星	526
两个不能混淆的思维体系	531
达生	544
先甘做“天奴”吧	544
“智慧自来”的简单分类	554
山木	567
知妄之心已是“真”	567
一切皈命于“天”	583
田子方	595
忘言而息妄	595
忘言而印心，才是真通心	608
知北游	615
“知”之一字众妙之门	615
“知”，“知”，还是一个“知”	631
天赋一“知”，智之本	641
庚桑楚	655
个体只是个“零”	655
真无我时，我便是“天子”	667

养心无成则·····	673
徐无鬼·····	692
生命本有之问——问“道”·····	692
得“道”即得人，即得心·····	704
自敛其德·····	707
则阳·····	723
喜看街头里巷说一“心”·····	723
从世道人心看“道”的演变·····	736
“名家”与当代辩证思维·····	749
外物·····	760
莫让外相迷人眼·····	760
寓言·····	777
卮言：和以天倪·····	777
善于否定自我·····	785
让王·····	796
“傲骨”未必要“傲心”·····	796
盗跖·····	813
盗跖，中国文化的一个怪胎·····	813

廉价的劝善文·····	822
说剑·····	830
鱼目岂可混珠·····	830
渔父·····	836
今自然非自然·····	836
列御寇·····	847
苛责于己未必正确·····	847
无笼天地之大心，何言学庄？·····	860
天下·····	871
墨家文化的利弊是非·····	871
安于无知无虑不是觉悟·····	883
什么是道家真正的“无为法”·····	889
书后语：《庄子》——人类文明大转型入门教材·····	901
拷问历史·····	901
与马克思·韦伯对话·····	905
与中国文化的粗略对话·····	911

杂 篇

庚桑楚

个体只是个“零”

还是我的基本看法，《庄子》除内篇外，外篇、杂篇应是后世学庄之人的一个论文合集。不知为什么古编者，又要把它们分为“外篇”和“杂篇”。如果编者真是郭某人，郭象是以什么标准这样组合，又分为外、杂二编？我查了许多解庄的书，几乎都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反而是王船山的看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王船山曰：“杂云者，博引而泛记之谓。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而外，每段自为一义，而不相属，非若内篇之首尾一致，虽重词广喻，而脉络相因也。外篇文义虽相属，而多浮蔓卑隘之说；杂篇言虽不纯，而微至之语，较能发内篇未发之旨。盖内篇皆解悟之余，畅发其博大轻微之致，而所从入者未之及。则学庄子之学者，必于杂篇取其精蕴，诚内篇之归趣也。若《让王》以下四篇，自苏子瞻以来，人辨其为贗作。观其文词，粗鄙狼戾，真所谓‘息以喉而出言若哇’者。《让王》称卞随务光恶汤而自杀，徇名轻生，乃庄子之所大哀者；盖于陵仲子之流，忿戾之鄙夫所作，后人因庄子有却聘之事，而附入之。说剑则战国游士逞舌辩以撩虎求荣之唾余，《渔父》《盗跖》则妬妇置市，瘦犬狂吠之恶声；列之篇中，如蜣螂之与苏合，不辨而自明，故俱不释。乃小夫下士，偏喜其鄙猥而嗜之，‘腐鼠之嚇’，不亦宜乎！抑考庄子所称古人：若瞿鹊、长梧、王骀、无趾之类，固不必有其人；而所言尧舜孔颜，抑必因时之所值，事之可有。外篇称‘庄子见鲁哀公’，及《盗跖》篇谓‘孔子遇柳下惠’，托辞不经，相去百

年之外，谬为牵合。或真以盗跖为柳下之兄，虽不足辩论，而亦可为道听途说，竊庄子之残藩，以为谈柄者之炯鑒也。”

王氏对于《庄子·杂篇》评价之高，实是明眼人之言，不可轻视。这样，对于“杂篇”，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解下去。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鞅掌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鲋鳅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擘狐为之祥。且夫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而况畏垒之民乎？夫子亦听矣！”庚桑子曰：“小子来！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矜而失水，则蚁能苦之。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称扬哉！是其于辩也，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简发而櫛，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之数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阾。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老聃弟子中，庚桑楚，是得老聃道者。居在北边畏垒山，仆入中有炫聪明被辞，侍女中有持仁义的被疏，与淳朴者同居，勤劳的供使。三年，畏垒丰收。畏垒人说：“庚桑子刚来，对他诧异。现在以时日计觉不足，以岁月计却有余。差不多圣人了！为什么不举荐他为主，来敬奉呢？”庚楚子听要南面为君，心中不愉快。弟子们觉得奇怪。庚桑子说：“为什么奇怪呢？春气发百草生，逢秋果实熟。春与秋，能无故如此吗？是大道运行呀。听说至人，安居方寸小室，百姓随心所欲。畏垒人有心要敬奉，难道是我引人注目了吗？太不安了。”弟子说：“不是。小水沟里，大鱼无法转动，小鱼却来去自如；小丘陵上，巨兽无法隐蔽，妖狐却适藏。尊贤授能，赏善施利，尧舜就是这样，何况畏垒人呢！老师就听了吧！”庚桑子说：“小子，函车之兽，离山林，不免网罗之祸；吞舟大鱼，出江河失水，不免蚂蚁之困。鸟兽不厌高飞，鱼鳖不厌深水。全形养生人，收敛自己，不厌深远。尧舜两人，有什么好赞呢！区别贤名善利，如自穿空墙种蓬蒿艾草，简择梳发，数米来煮饭，察察然怎能救世呢！标贤人使人互相倾轧，任心智则使人互相欺骗，这些不足以使人淳厚。人贪利心切，有子杀父，臣杀君，白日抢劫，正午挖墙。告诉你，大乱根源，就起源于尧舜时期，流弊千年之后，必定会变得人吃人了。”

王船山没有白抬举，这位庚桑楚最少是近道之人，不然不会有如此透辟的眼光。更重要的，也是最可贵的是，他一直把眼光集中聚焦在自己的“心”上。这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得道人用心的关键。

我一再提到历史唯物主义，是学中国文化的人，可以好好参考的。中国古代许多自命大悟的人，大半缺少这一个环节。这就使他们对社会生活缺少了《逍遥游》的眼光，总是不由得就局限于一些美好的理念。这也是为什么这三百年中国文化必有一个大顿挫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修心人太注重个人的修养，不知道个人的修养说到底应该是全体生命的历史进步。把二者打成两截，是用心中的大错。

为什么许多人理解不了《庄子·大宗师》中：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就是由于他们往往不由自主，把个人和众生打成了两截。

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修养和众生的觉悟的历史进步当成一回事之后，又有一个陷阱会等着我们，许多人总是企图当“天师”“国师”，总认为自己可以指导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的进步。这种思考不能没有，正如《老子》所言：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天下万事万物，能闯入你的“知”镜的，都是在促你觉悟，你的觉悟也就是众生的觉悟。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疵；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我”与“众生”永远是这样的一体。只要你的“心斋”中的佛性（觉悟）真的登上了菩提座，众生想不好也不行。而你个人的觉悟（佛性）是否真正登上了菩提座，这是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的事。只要你的觉性真正登上了菩提座，这个世界不好也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无为法。但是，人绝不能因为自己在“无为法”的道路上略有得益，就贪天之功，希望自己能兴灭国继绝世，为天下安心，为万世开太平。历史上许多大修行人都是栽在这种“国师”“天师”梦上了。

看来这位被人称为老聃弟子的庚桑楚，还真是有几分得道人的味道，不然也不会在他在畏垒居了三年之后，畏垒便大丰收了。

可是，当畏垒人发现这一切是庚桑楚的功德之时，他不是沾沾自喜，而是大起警觉之心。

“我难道是引人注目的人吗？”

林希逸在解这一段时，讲了一则禅宗公案，道理很类似于这则故事：

《景德传灯录》卷八：“师（南泉普愿）拟取明日游庄舍，其夜土地神先报庄主，庄主乃预为备。师到，问庄主：‘争知老僧来？排办如此！’庄主云：‘昨夜土地报到和尚今日来。’师云：‘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见。’”





如果你永远认定，反映到自我身上的一切行为，善也罢，恶也罢，功也罢，德也罢，莫过是天之所为，在吾人“知”镜上显了一刹那相的话，那你自已就不能认为有“我”。如果你自己都不认为“我”是真实存在，什么人又会发现“你”呢？

因为本来“无我”，“我”本身就是妄想的产物。

“畏垒三年丰收是我庚桑楚一人的功劳吗？”

这个质问，这种对自我的质问，应该是一切心学学习者，每时每刻都要反问自我的。

庚桑楚说得好：

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正如《楞严经》“七处征心，八还辨见”所言，生命之“知”，包括生命以为的自己的行为，如果把一切缘分还给缘分，有“我”什么？连“我”在哪都找不到，还说什么我的能力与功劳？更不必言“智慧”了。

这里有没有庚桑楚个人的功劳呢？当然有，只不过这些“功劳”，只在他永远按“良知”行事，以“智慧自来”为自己一切行为的准绳，才会产生。因此真有功劳也不能算在自我头上。

像庚桑楚这样，表面看来，什么事也没有帮畏垒人去做，实际上是起了大作用。这是因为在他心斋内宇宙中，已经调顺了“天道”。畏垒人又没有畏垒人，只是庚桑楚心中已知的天道一缘。正由于庚桑楚“无我”，这些缘也在这顺畅的“天道”内宇宙中受益了。

这本身牵扯的是生命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人们现在的思维，总喜欢把个人的行为孤立起来，建立为单线逻辑，强调单线的个体因果关系。所以今天的人类很难理解，生命整体的网络的因果关系。在无尽的生命个体中，有一个生命理顺了“天道”，就是全体理顺了“天道”。只不过这个理顺了的“天道”，给生命造福之时，有一个缘迟缘早的问题，绝不是 $1+1=2$ 那么简单。

畏垒人与庚桑楚缘分近，得益便明显。